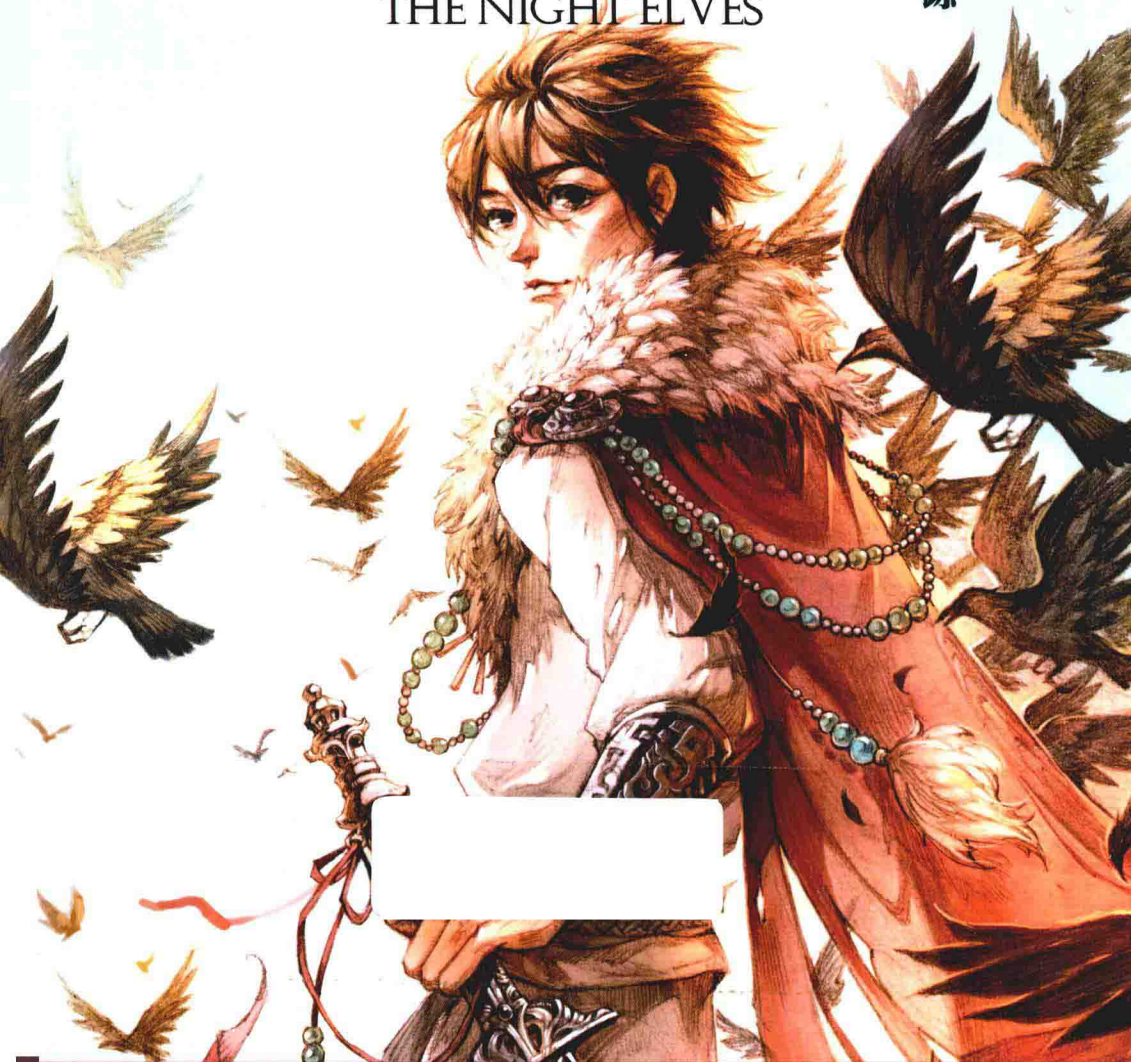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黑夜鸟

THE NIGHT ELVES

回忆之踪



幻想史诗再续传奇 带领你挑战想象力奇境

黄颖颢◎著
HUANGYINGHAO
WORKS

严峻的追问，如同黑夜鸟纷乱陨落的羽毛，覆盖在龙坎及其族人的心头。即使命运降下“诅咒”也绝不放弃，勇敢者注定要张开羽翼庇护大地！

是谁隐匿幕后操纵一切，
去哪里寻找拯救的答案……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黑夜鸟

THE NIGHT ELVES

(3)

回忆之踪

黄颖墨◎著
HUANGYINGZHAO
WORKS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夜鸟. 3, 回忆之踪 / 黄颖墨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3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3021-7

I. ①黑…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1926 号

HEIYE NIAO SAN HUIYI ZHI ZO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冯臻

插图: 核神父

封面绘图: 古戈力

著者: 黄颖墨

美术编辑: 高煜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hs@ccp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7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5.5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ISBN 978-7-5148-3021-7

定价: 26.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1)



金牌作家们的倾心奉献

○徐德霞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自2009年问世以来，至今已小有规模，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出现了多部品质上乘，流传广泛的精品之作。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是一套开放式的选题，计划以每年出版一二十种新书的规模，以陆续出版、不断充实、不断淘洗、不断丰富、不断积累的方式，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打造起一套有规模、有品位、有传承力、有影响力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书系。

作为这套书系的主编，我对做好这套丛书充满信心。今后我们依然会坚持以下几点：

首先，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多重优势。

《儿童文学》杂志作为一本有近50年历史的品牌刊物，始终坚持纯正的艺术方向，为一次又一次少年儿童所钟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儿童文学》杂志经受住了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与时代同行，在改革中谋发展，成为每月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品牌大刊。借

《儿童文学》杂志之势，开发原创儿童文学中、长篇作品，具有得天独厚的品牌优势、作家优势、市场优势和编辑优势。

一种品牌就是一种无形资产。《儿童文学》经过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打造，其特色清晰可见，它是和一连串美好词汇联系在一起的，诸如坚守、纯正、高雅、健康，等等。品牌代表的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美誉度、可信度，而这些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千金难求。我们会充分利用《儿童文学》杂志的品牌优势，将无形化有形，把《儿童文学》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把《儿童文学》的图书做好。

说起《儿童文学》杂志的作家优势更是得天独厚。作为一个有近50年历史的老刊物，从茅盾、冰心、叶圣陶那一代人算起，已经有四五代作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家、骨干作家，是这些作家支撑了这本刊物，为刊物的成长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很多老作家的作品流传至今，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为此，我们开发的《儿童文学》典藏书库，至今还是延续选题、畅销品种。

金牌作家书系力主最新原创中长篇作品，着眼点是当代作家。目前《儿童文学》经常联系的主力作家、骨干作家有300多位。他们中有的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十几年、几十年了，在艺术上相当成熟，是当之无愧的“金牌作家”。有数以百计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支持，在每年200多部的长篇来稿中，遴选10%左右出版，其品质还是可以保证的。

市场优势自不用详说。《儿童文学》杂志每月发行100多万册，潜在读者有300万至500万，利用《儿童文学》杂志的宣传平台、发行渠道来宣传发行图书，再加上本社强有力的图书发行、网络发行系统，确保每一本新书都有广泛的覆盖率和传播度，现已出版的图书再版率达到100%。



在编辑方面，由一线期刊编辑来做图书，敏锐度高，行动力强，既能及时捕捉文学创作动态，又能及时获得作者的最新资讯和稿件。同时，书刊编辑上的互动、活动上的相互呼应、书刊内容上的互用等有利因素，均可得到良好发挥。

其次，坚持内容为王，全力打造精品。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是《儿童文学》品牌的深度开发。我们一直把该书系作为一个品牌来运作，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儿童文学》图书这一大品牌。

要打造起《儿童文学》的品牌书系，最重要的是坚持内容为王，全力打造精品图书。当前儿童文学的中、长篇创作比较热，书稿品质良莠不齐，如何抓到一流稿件、打造一流图书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儿童文学》杂志一直强调纯净、高雅的纯文学特色，“金牌作家书系”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强调原创，更力求精品。

因为冠以“《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因此一批未曾与《儿童文学》联系过的年轻作者和“轻阅读”作品并未收入这个书系之中，而是另外开辟了新的书系和平台。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我们坚持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名家，还是无名之辈，均一视同仁，以内容和艺术品质论英雄。因《儿童文学》做书起步较晚，自身培养的很多作家有所流失，现在已经陆续回归。我们看到，一个人最强的创造力往往在青壮年时期，最大的出版潜能也蕴藏在中青年作家之中，为此我们也在打造中青年作家群上下了一番工夫，对于潜质好的作品，反复修改打磨，力求精益求精，艺术上更上层楼。对于首版反响比较好的作家和作品，紧抓不放，以小书系的方式连续推出。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已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新作、力作，把一

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打造成了知名作家，为书业，也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输送了一批新鲜血液。

说到底，读者看书，看的是内容，内容为王是不变的真理，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本图书都是精品。让每一部图书都成为经典，那只是作家本人和出版社的美好理想。为了将一批好书淘洗出来，我们采取优胜劣汰制，即在图书宣传上不平均使用力量，不搞雪中送炭，只做锦上添花，即不断加大对优秀图书的宣传营销，让好书好上加好，千方百计扩大优秀图书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其目的是想经过市场和编辑部的双重淘洗，让一批真正的优秀作品成为精品，并期望最终能够出现若干部经典之作和传承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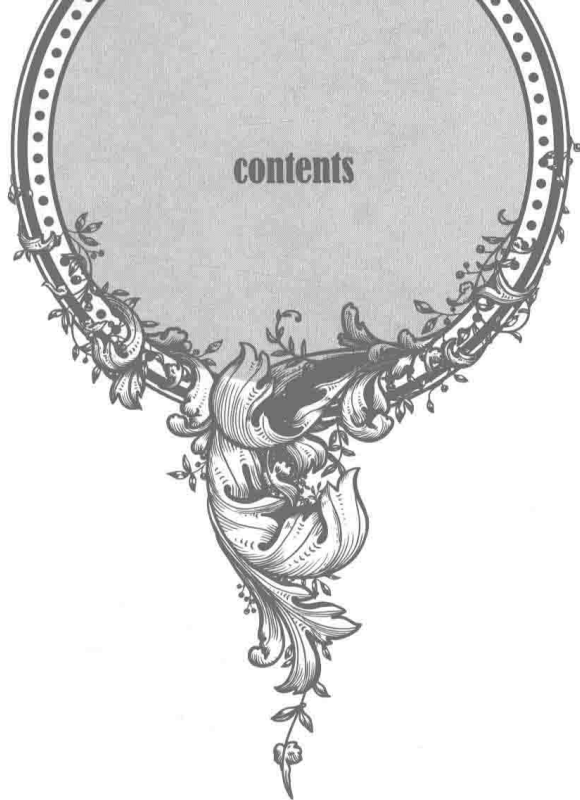
另外，利用多媒体互动，转变出版形态。

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媒体时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影响并促进着出版业态的转变。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儿童文学出版形态也在悄然变化之中。原创为本、内容为王，将是这一变化的基础。在抓好精品图书的同时，我们会格外关注漫画、绘本、电视剧、电影和动画片的开发，格外关注平面媒体与数字化传播的对接，努力将作家们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精品佳作，通过多种媒介、多种方式传播出去，让优秀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大化。相信《儿童文学》多媒体并存时代会随着时代的到来而到来，同时我们将努力走到时代的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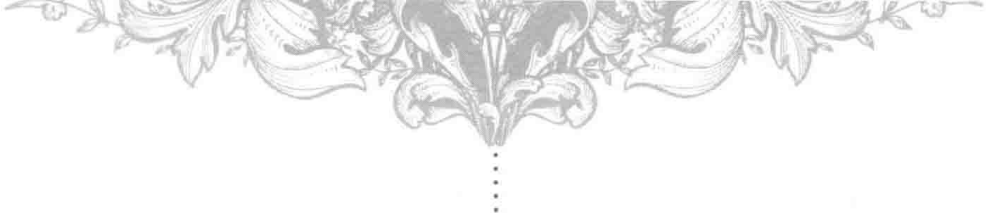
出版是个小行业，文化是个大产业。我们将秉承“传播、传承、积累”的出版使命，将以《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图书全力打造成全国少儿文化产业中的知名品牌！



001	第一章 无尽的寒冬
012	第二章 今天是呼努节
023	第三章 婚礼与幽泽鸟
036	第四章 老凤凰旅店
049	第五章 死亡国度
060	第六章 第七次复活
072	第七章 手记不见了
084	第八章 涨潮的沼泽
096	第九章 蟒蛇角斗场
110	第十章 水下屋隐士
122	第十一章 何处是故乡



135	第十二章 死亡的预兆
148	第十三章 寻找幻火者
162	第十四章 毒蝎子之誓
175	第十五章 去燃烧之地
188	第十六章 拜火节歌谣
200	第十七章 熄灭的火种
212	第十八章 狼武士大军
227	第十九章 倒戈的死士
239	第二十章 海之沫
250	第二十一章 夜神的封印



第一章 无尽的寒冬

风雪铺天盖地，如同一头白色的巨兽，囫圇吞没了绝境山脉。

在这头巨兽鼓胀的肚子里，一个温暖的火塘旁边，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睡得正熟，丝毫没感觉到寒冷的威胁。他的一头短发都乱糟糟地散落到耳后，露出了额头上一团黑色印记，看上去有点古怪。

不过他什么也没察觉，在兽皮毯子下舒适地翻了个身，又继续沉沉睡去。一个微笑在他嘴角边轻快绽开，似乎他正做着愉快的梦。然而微笑才刚绽开到一半，他的脸突然怪异地皱成了一团，并且从喉咙里发出了不安的咕啾声。

“不要……沉睡……”他断断续续地说。

而火塘在这时烧得更旺了，热烈的火舌几乎舔到了男孩的脸，把他烤得就像只熟过头的柿子。他逐渐从睡梦中醒来，睁开了星光弥漫的眼睛。

是的，他就是被夜妖诅咒过的男孩——龙坎。

星光一闪熄灭，火塘边又恢复了平静。龙坎从兽皮毯子下钻出来，但回想起刚才的梦，仍然觉得心情沉重。在那个逼真的梦里，他回到了夜夕坳，但他穿过广场、集市和陡峭的崖壁，却发现那里安静得如同睡林，夜夕族人在他推开的每一座悬楼里陷入了沉睡，其中有他从未谋面的族人，也有他熟悉和日夜思念的面孔，和蔼的播谷阿夏、受到惩罚而脱下巫袍的召吉、他的父亲九羿……还有梦里的最后一个景象：蜀离夜巫僵硬地站在守夜台上，巫袍上落满了同样陷入了沉睡的蜂鸟，就仿佛是个不祥的预言！

“不祥的预言”，这个念头一从龙坎的脑袋里冒出来，他顿时觉得胸口发紧，并且想起来已经二十多天没有收到蜀离夜巫的蜂鸟了。而他最后一次



收到蜀离夜巫的消息，还是在这场风雪来临之前。

嫫姜因为眼睛受到巫法伤害，不仅失去了预言的能力，还险些失明，龙坎只好向蜀离夜巫求助，同时也在信里提起了发生在黑夜岛上的事。蜀离夜巫很快就让蜂鸟带来了治疗的方法，并要求他把黑夜岛的情形说得更详细些。于是他用好几十只蜂鸟送去了回信，可接下来却再没有收到来自夜夕坳的任何消息。

“那只是个噩梦！”龙坎对自己咕哝，竭力想赶走不安的感觉，结果却适得其反，他越来越心神不宁。因此他决定去找南采，请她查看一下预兆。不过他刚从火塘边爬起来，就想起南采压根还没回来。在第一次寻找牧夜神之心的预兆失败后，她很神秘地离开了半月部落，连嫫姜也不清楚她去了哪儿了。

龙坎在火塘边走来走去，对头天晚上赢来的撞骨——它们被打磨得十分光滑趁手——也提不起兴趣。他犹豫着要不要叫醒麻雀和鹿戈，跟他们说说这件事，而他们现在仍在火塘的另一边打着响亮的鼻鼾。他还没走近麻雀，就被脚下发出的尖叫声吓了一跳，他一抬脚，一只肥硕的灰老鼠顿时从他踩着的枯叶窝里疯狂蹿了出去。

龙坎对他不留神踩到黑尾很过意不去——黑尾是麻雀养的老鼠，在他们逃离地窝时帮了很多忙。看到老鼠窝里的叶片，龙坎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他要去山林里碰碰运气，看会不会有蜂鸟带来夜夕坳的消息。

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跨过麻雀和鹿戈，又在门背后取下羽毛做的短斗篷和一袋子狼食，随后轻轻推开了吊脚楼的门。

一瞬间，风雪像个暴怒的拳头，狠狠砸进屋里。满火塘的火焰都被吹得东倒西歪，龙坎禁不住往后退了一步，觉得刚吸进去的空气，猛地在他的胸膛里结了冰。他忍不住咳嗽起来，但他同时也用力裹紧了斗篷，毫不迟疑地冲进了风雪里。

狼群的呜呜声从村落的尽头传来，龙坎听了听，就径直穿过村落，朝狼圈走去。“龙坎，你去哪儿？”就在他走到老坎父家门口时，若溪姨母忽然从吊脚楼里追了出来，冲着他喊道，“我做好了野荞麦山岩蛋子饼！”



她说到“野荞麦”时，显得非常没有底气，大概是因为饼里面几乎没有野荞麦的踪影。这个无尽的寒冬，让山林里的大多数部落都开始食物短缺，半月部落也不例外，他们为冬季储存的野荞麦和甜薯早就所剩无几，不得不大家讨厌的山岩蛋子来做补充。不过山岩蛋子虽然又涩又硬，却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多厚的积雪、多冷的天气，都无法让它们停止生长。

龙坎的肚子隐约在叫，但他回头对若溪姨母说：“我还不太饿。”

然后他继续走过了一幢悬挂着咒猴头的吊脚楼，而那是艾佬的家。艾佬是个酷爱喝酒的老猎人，曾经教过龙坎和麻雀许多打猎的技巧。但最让猎人们羡慕的是，在他家里有一面挂满了各式各样弓箭的墙壁，其中每一把都出自不同部落最顶尖的弓箭匠之手。只是龙坎经过吊脚楼时，他已经无法再像平常那样推开窗户，然后醉醺醺地探出头打招呼——就在前几天，他住进了睡林里。

龙坎担心撞见艾佬的妻子，于是加快脚步走过了那里。艾佬陷入沉睡后，艾佬的妻子一直哭哭啼啼的，他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随后他又走过了猎人阔耳的家，那是幢新修建的吊脚楼，有气派的屋顶和结实的木桩。再往前，则是女猎人布鲜和她丈夫鹰背的家……但每走过一幢吊脚楼，他的心情都会变得更沉重，艾佬、阔耳新婚的妻子、鹰背，以及铁匠父子都一个接一个陷入了沉睡，以致睡林里的人已经远比村落里的人更多了。

他心事重重地走向狼圈，完全没注意到风雪里冒出的另一个人影，因此在狼圈外，差点跟那个人撞了个满怀。

“你是在梦游吗？”那个人一把抓住龙坎的肩膀，用朔风一样冰冷的声音说。

那人穿着几乎曳地的长斗篷，脑袋也裹在厚重的围巾里，一眼看去仿佛是头雪熊——它们只在下雪的季节才从地下醒来，传说被它们亲吻过的人，会被冻成一整块冰，等到春天来临时才会融化。

“幽魂，”龙坎连忙跳开，“原来是你！”

“你以为是谁？这里一半的人都搬到了睡林！”幽魂瞥了眼龙坎说，“不过看起来，你准备去山林里？”

“我想看看，有没有蜀离夜巫的消息。”龙坎迟疑了一下，还是没提他的



梦，朝夜夕勘的方向远远地望了一眼，但那里只能看到被风雪模糊的山林。

“这么大的风雪——”幽魂的语气有点质疑，不过他并没有阻止龙坎，而是忽然问，“南采回来了吗？”

“还没有。”龙坎摇头。

“希望她……”幽魂停顿了一下，似乎有点自责地说，“能带回预兆。”

“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龙坎安慰他道，“找不到有用的线索是因为——”

“是因为时间改变了一切，所以我的回忆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幽魂自嘲地说，但声音里充满了苦涩，“还有谁像我一样被死亡抛弃了的呢？所有人都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甚至他们的故事都已经被人遗忘，而我却迷失在了时间里，就像守着那堆灰烬的驺父一样，我固执地守着所有回忆不肯遗忘，它们鲜活得就像是发生在昨天。”

幽魂的表情看起来是那样地孤独，让龙坎不禁想起永远留在寒冷和黑暗里的牧夜神。“拥有永恒的生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美好，对吗？”龙坎沉默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我愿意用所有换取一个结束。”幽魂回答。

“真希望偷走牧夜神之心的人能听到你的话。”龙坎说。

但幽魂叹息了起来，他说：“我想就算他们亲耳听到，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人类的宿命，固执而盲目——”他垂下了眼睛，似乎不想再说下去，因此提醒龙坎，“你不是还要去山林里吗？”

“对啊，我得走了！”龙坎马上跳了起来，他走过去打开狼圈的门时，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对幽魂说，“若溪姨母做好了野荞麦山岩蛋子饼，你……”

“哈，”幽魂发出了一个不感兴趣的声音，冷淡地说，“我就别自讨没趣了。”

“自讨没趣？”龙坎挠了挠头说，“你是说若溪姨母……”

“瞎子也看得出来，你们那位若溪姨母不欢迎我，”幽魂面无表情地说，“不过我应该感谢她，只是管叫我‘那个怪人’，而没有称呼我‘那个怪物’。”

龙坎尴尬起来，很后悔自己的多事。“那个……她的心情……不太好。”



他牵强地解释，说完以后赶紧走进了狼圈。

灰隼一看到龙坎就冲了过来，对着他又叫又跳，直到他打开装狼食的口袋，给它喂饱了兔肉。然后龙坎利落地爬上狼背，吹了个呼哨。星狼灰隼大概在狼圈里闷得太久，一听到呼哨声，就像一阵风般冲出了狼圈。它飞奔出半月部落，又跃过冻得结结实实的腰带溪，在雪地上恣意地奔跑起来。

但进入山林的范围之后，星狼的脚步就渐渐慢了下来。风雪在那里变得更加猛烈，狂舞的雪花筑起一道又一道厚墙，把龙坎和灰隼围困在当中，几乎辨不出方向。

龙坎在狼背上环视山林。他看了看被朔风中折断的树枝，又看了看漫天翻卷的雪花，清楚将不会有蜂鸟出现，它们单薄的身体无法穿过这样的风雪。“走吧，我们回家！”他低头呼出一团白色的雾气，拍了拍灰隼的额头。

灰隼低声呜咽起来，似乎也受够了这鬼天气。而它发完了牢骚，就转过了身体，沿着来时留下的足迹一路往回走。它缓慢地穿过一片积雪深厚的洼地，但跃过一个被掩盖的陷阱时，刮过山林的朔风忽然静止了下来，就像是有人关上了装朔风的盒子，片刻之后才又呼号着吹起。

在山林安静的那一瞬间，灰隼仿佛听到什么动静，猛然竖起了耳朵。

“怎么了，灰隼？”龙坎虽然没察觉到什么异常，但他知道星狼的感觉要敏锐得多，于是也警惕起来。

他把弓箭拿在手里，目光则逡巡过四周的雪地。只是在那里，除了几道黑黝黝的枯枝，似乎什么也没有。龙坎于是放松下来，垂下了举着弓箭的手，但忽然间，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龙鳞树上，顿时露出了惊喜的微笑。在那棵落光鳞片的龙鳞树后，有头黑棕色的长牙野猪正在那里扒拉着积雪下的树根和山岩蛋子。

“总算没有白来一趟，”龙坎小心翼翼地溜下狼背，并在灰隼耳边轻轻示意，“灰隼，你从背后靠过去，等我射中了它你再扑上去。”

灰隼用呜咽声回应，几乎把身体完全贴在了雪地上，用匍匐前进的方式悄悄地靠近野猪。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降临的野猪，从雪地里又刨出了一根鲜美多汁的树根，不仅又咬又啃，还发出了满足的哼唧声。

龙坎靠在一棵奶汁树后，把弓拉到最满，箭尖则瞄准了野猪耷拉的肚





子。但就在他要放箭的时候，野猪的头顶上的一根树枝，因为承受不住积雪的重压，“咔嚓”一声折断了。野猪受到了惊吓，发出惊惶的号叫，转身疯狂逃窜。“别让它跑了！”龙坎大声喊，并且敏捷地跳上狼背，催促灰隼追了上去。

野猪在雪地里惊慌逃窜，灰隼则在背后奋力追逐。树枝不断从龙坎的脸颊边掠过，而风雪不仅让他几乎睁不开眼睛，而且当中还夹杂着“嗡嗡”的响声，仿佛雪花也需要拍打翅膀。拍打翅膀？龙坎心里一动，强迫自己睁大了眼睛。风雪劈头盖脸地朝他扑打过来，但在狂卷的雪花里，隐约挣扎着一个蓝紫色的身影。

是蜂鸟！龙坎顿时激动起来。“停下，灰隼！”他对星狼吼道。

灰隼急忙收住脚步，巨大的惯性让它几乎直立起来，把狼爪高高扬向了半空。龙坎没等星狼站稳，就在狼背吹起了巫哨。悠长的哨音让蜂鸟从风雪里俯冲了下来，而它细小的腿骨上果然缠着一枚树叶，但是跟风雪的较量让它精疲力尽，翅膀似乎也受了伤，落在龙坎的臂弯上时一直在瑟瑟发抖。为了让它暖和一些，龙坎用手掌拢住它，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斗篷里，等它抖得没那么厉害了，才从它的腿骨上取下树叶。

树叶上有蜀离夜巫的标记，但树叶经过风雪的蹂躏已经变得残破不堪。龙坎勉强辨认出了上面的几个巫符，“去黑夜岛……”他小声念道，但忽然发现，树叶上的巫符似乎并不是蜀离夜巫的手迹。

当星狼踩着吱嘎作响的积雪走到山林边缘时，龙坎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山林的另一边。那里离一个叫“秃勺”的矮坡很近，在矮坡的最高处，可以眺望到哭泣瀑和整个半月部落。那个地方远离腰带溪，所以他们不得不绕更远的路才能回到半月部落。

龙坎从“秃勺”上望过去，哭泣瀑的崖壁上结满了长长的冰柱，早就不再厉声哭泣；但奇怪的是，那个哭声从前让人很厌烦，突然间消失以后，却又让人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寂寥。

“走吧，灰隼。”龙坎在矮坡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拍了拍灰隼的额头。就在离开那里之际，他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紧挨哭泣瀑的悬崖，发现那里



忽然冒出了几个黑色的人影。

尽管相隔有点远，龙坎还是很快就认出来，那几个人是嫫姜、麻雀和鹿戈。“他们去悬崖上做什么？”他疑惑了一下，但随即就明白了，“南采回来了！一定是这样！”

“走，我们去找南采！”龙坎兴奋地拍了拍灰隼。

星狼立刻用最快的速度在雪地里奔跑起来，赶到悬崖上时，几乎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龙坎没等灰隼减慢速度，就急忙翻下了狼背，朝那座摇摇欲坠的小屋冲了过去。

“南采回来了吗？”他一推开竹屋的门，还没来得及喘气，就大声地问。

“是的！”麻雀和鹿戈同时抬起头说。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麻雀又问，“我刚才在和鹿戈讨论，要不要去山林里找你！”

“我猜到的。我在‘秃勺’上看到你们出现在这里。”龙坎走进屋子，发现南采仍像过去那样坐在一个远离火塘的角落，而其他人则全都围在火塘边。

嫫姜挪了挪屁股，在她和幽魂中间给龙坎空出了一个位子。“幽魂说你去了山林里？”她关切地问，只是模样看起来有点怪异，其中一只眼睛被层层叠叠的树叶包裹了起来，“有蜀离夜巫的消息吗？”

“算有吧，”龙坎点点头，但他更急于知道南采那边的情况，于是朝着角落问，“南采，你这段时间去了哪儿？找到什么预兆吗？”

南采没有回答，她微微闭上眼睛，露出了一脸倦容，似乎这一趟出门让她累坏了。不过就跟每次从山林里回来一样，她身上又多了很多古怪的装饰：一对黑色的鸟翅膀，冰块项链，还有一条蛇皮则缠在脖子上。

那道蛇皮让龙坎感觉很不舒服，但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虽然大家对南采收集古怪饰物的爱好已经习以为常，但有时候还是会受到惊吓，就像她曾经挂在胸前的腐烂的兔子脑袋。而这条蛇皮闪着暗绿色的光，还有若隐若现的水纹图案，简直算得上是南采身上最炫目的装饰。

“蛇皮也可以让预言者的能力变得更强大吗？”麻雀似乎也有同样的疑